

小区楼道雪白的墙壁,被大小小、内容多样的小广告覆盖,面对这样的“楼道文化”,怎么治理呢?近日,龙都网友“再回首126666”发表题为《面对“楼道文化”,你有高招吗?》的帖子,向大家征集治理楼道小广告妙招。

龙都网友支招杜绝楼道小广告

来源:龙都社区 http://bbs.zhld.com/

小广告贴满楼道

独子笛奏:我们小区因为楼口没有防盗门,谁都可以自由出入,小广告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的楼道。各种颜色,各种粘贴方法,真是五花八门,说它是“牛皮癣”一点儿也不为过。只要你走进楼道,无论低头还是仰头,这些小广告都会跟着你拾级而上,楼梯、扶手、墙壁、电表箱子……直到把我送进家门。真的很讨厌这些小广告!

什么都可以:还有更可恶的呢,我们小区,几乎每家防盗门上不是被塞进传单就是被贴上小广告,清理干净了又会被贴上。

钥匙:我们小区楼道里的小广告也很多,好多都是喷上去的,没法清理。有租房的,有搬家的,有疏通下水道的,有清理卫生的,甚至还有配钥匙的,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铺满了整整一面墙,黑红色的字体让墙壁脏乱不堪。每天回家时看到楼道里密密麻麻的小广告,心情非常不好,感觉好像走进了垃圾场。

快言快语:更可气的是滥写广告的还是洁白的墙面上搞“广告大战”,你写了我涂,我写了他涂。

网友热议

快乐池塘:其实,大多数居民对随意贴在楼道里的小广告很不信任,这些小广告对居民来说根本没用处,但还是不断有人来贴。

初来乍到: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老式社区缺乏管理。

也有便民之处

哎哟你是哪个谁吖:当你家下水道堵了、忘带钥匙了、做饭时液

化气突然没气了……这些时候,楼道里的这些电话就能发挥作用了。存在,就有道理,关键是怎么规范。让大家既能方便地看到这些东西以便不时之需,又可以不被这些广告影响生活环境,这才是值得思考的。

快乐池塘:其实小广告有时候也是有用的。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搬家,从小广告中我可以很方便地联系搬家公司,而不用出去乱找了;有时家里水管、电路出问题了,也可

以按小广告上的电话进行联系。

风和叶子:我家楼道电表箱上也贴满了小广告。虽然这些小广告不是很美观,但是关键时刻还真能解决问题。有一次我家的马桶堵了,正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

想起门口墙壁上的各种小广告,通过它,还真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支招

快乐池塘:治理楼道小广告,可以在小区内设置一些告示栏,把维修家电、装修信息之类的小广告贴在里面,给小广告安一个“家”。提供一个专门的平台用于张贴各种服务性信息,既方便了居民,又制止了乱贴乱喷小广告的行为,一举两得。当然主要还是要靠物业和居民联手行动,抵制这种乱贴小广告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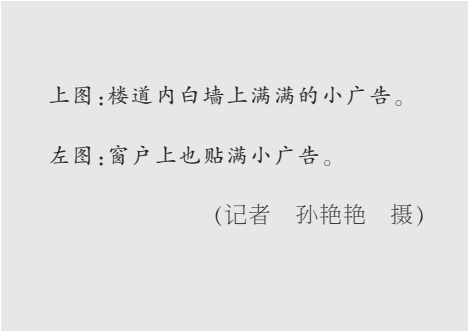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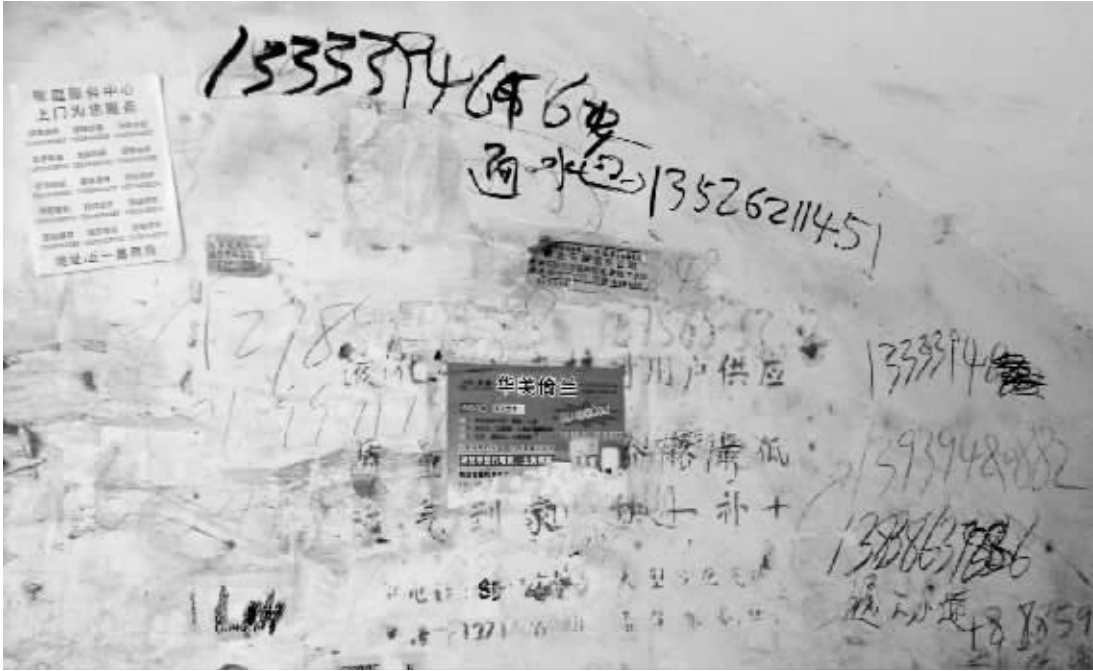
再回首 126666:通过公布的电话联系他们,然后等来人之后让他们自己清理干净,不然不让走。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有实际效果的治理方法。

曲苑风荷:规范信息发布平台,大家共同监督非法乱贴广告,齐心协力治理楼道“牛皮癣”。

走向黎明:把小区的楼口都装上防盗门,让“牛皮癣”的制造者没法进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非法小广告。

水煮肉片:只要在我家楼道里发现小广告,我就会用白漆刷掉。坚持一段时间后,现在没有小广告敢在我家楼道里贴了,楼道干干净净。

独子笛奏:小广告在楼道泛滥,确实影响美观。但从另一角度想,也代表了一定的民意需求。如果对小广告一味堵截,也不是治本之策,往往贴了撕,撕了贴,再撕再贴,再贴再撕。如果能为百姓提供一个发布信息的平台,比如信息栏,在上面贴上租房、招工等便民信息,这样兼顾百姓需求和城镇面貌,百姓肯定会欢迎。对小广告堵疏结合的做法,或可值得借鉴。



儿时那些“歌”儿

作者:晨之风
发表时间:2010-10-17
地址:http://qingmanchenzhou.blog.sohu.com/161155366.html

我的童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跨越了两个时代;前一段时期遭遇“文化大革命”,后一段时期赶上改革开放的好年头。儿时的记忆里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娱乐,不过最有趣的还是大家伙儿一块儿唱儿歌。

儿歌也可以叫做童谣,是流传于儿童之间的歌谣。之所以代代流传,我想除了其浅显生动、韵律响亮、诙谐风趣外,主要是真实地反映了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有人说,儿歌是带在身边的乡情,是陪伴一个人浪迹天涯的真实的故乡,这确实如此。

现在看来那时的儿歌也许根本不算儿歌,与“阳春白雪”相比这当然都是“下里巴人”。因为它们看起来内容不高雅,曲调也不动听,但是大家伙儿一起唱得却很是起劲儿。儿歌很有市场,反衬了那个年代的精神饥渴,现在想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忆那时的儿歌倒真有几分别味。有以下几种类型:

无聊时编出来打发寂寞时光

的,譬如:

板凳板凳摆摆,里边坐个大哥哥。大哥出来卖菜,里边坐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边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磕头,里边坐个孙猴。孙猴出来念经,里边坐个先生。先生出来打卦,里边坐个蛤蟆。蛤蟆出来蹦蹦,里边坐个豆虫。豆虫一骨碌(nong),吓得你头疼。

这首儿歌在淮阳流传甚广,没有什么主旨,不过想一想,里面有许多意象可圈可点。我那个时代的小孩子几乎每都会唱,唱起来蛮有节奏,大家点着头,顿着脚,像喊号子一样。后来上了大学,学了汉语言文学,按照汉语音律一对照,这首儿歌竟然和音律,我真的诧异民间文化的魅力了。

儿歌里也有祈愿减少灾害天气的,希望不要下雨太多,如:

老天爷,你白下(别下雨的意思),我给你买根大黄瓜。你吃肚儿,我吃把儿,咱俩长哩一般大。

有表现鼠患厉害,讨厌老鼠,抒发烦恼,借以聊以自慰的:

小老鼠,爬登台,偷油吃,下不来,小毛妮儿,携猫来,叽哇叽哇逮住啦。

因为家里穷,农村有的媳妇不孝敬公婆,儿歌就进行孝道宣传,像下面的:

麻嘎子(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扔在高山上,烙油馍打汤汤。媳妇媳妇你先尝,我去高山看咱娘。兜里揣着烙油馍,俺娘俺娘快尝尝。

有为了哄小孩快点睡觉大人唱的儿歌,一边唱,一边拉着小孩的手,一拉一推,很有节奏地拖着长腔唱:

筛萝萝,打汤汤,谁来了,大姑娘,带哩啥,狗尾巴,卜儿卜儿你害怕。

有嘲讽恶搞对方的:

你哩眼,像鸡蛋,你哩鼻子拉风箱(xian)。你哩嘴,两半子,当中卧个小燕子。我去瞧,才扎毛;我去看,才下蛋;我去掏,刺棱刺棱飞好高。

也有拿老头老婆开涮的:

今天的天气格外好,老头老婆来赛跑,老头跑个第一名,老婆气里肚里疼。

那个时候上学,一群人在路上无聊,就打着闹着一路唱着玩,走在后面的唱:

“前面走,大黄狗,后边跟,八路军”。前面的当然不干,回敬道:“前面撒把料豆子,后边跟个小舅子”。中间的也不甘寂寞,接道:“两半拉儿,挂红旗,中间挂个毛主席”。

过去的小孩玩具很少,每年的淮阳太昊陵“二月会”期间,就会有

小孩子拦在路口,拦着逛陵的香客,齐声喊:

老斋公,你別走,赏给俺个泥泥狗,不给俺个泥泥狗,回家就死恁舅舅。

逛陵的一般都会讨个吉利,撒一把泥泥狗给孩子们。

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幼年最早是姥姥、母亲传唱的儿歌《小老鼠》,这是我童年时期最早接受到的“文学”熏陶。那个时候,学唱儿歌是孩子们惟一的音乐生活,大人们教孩子儿歌主要是基于可以哄孩子快点入睡。长大后参加了工作,远在他乡,儿

歌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儿歌就是母爱的化身。夸大地说,儿歌应该是中华民族一种宝贵的语言符号。

儿歌是一种浓浓的乡情,回忆起儿歌可以唤起在外漂泊的人对故土家园的深深思念。儿歌的记忆刻骨铭心,温馨而又美好。虽然行走在繁闹的城区,但孩童时代传唱的儿歌,有些至今我还能吟唱。我很庆幸自己有一个能唱这么多童谣的童年,真的感谢那一首首童谣实实在在在记录了精神生活饥渴这一代人的成长。

